

檢討最低工資機制 推動社會和諧發展

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共識，建議將最低工資由時薪37.5元增至40元，如果行政會議拍板通過，預計明年五月一日生效。勞工界和工商界對此反應各異。勞方認為最低工資加幅僅能追上通脹，勉強能接受，希望將最低工資由「兩年一檢」改為「一年一檢」；資方擔心調整最低工資引發漣漪效應，增加營商成本及推高通脹，反對「一年一檢」。圍繞最低工資的討論還會繼續，特區政府需要從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出發，積極協調，推動社會和諧發展。

去年因為疫情等因素，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調整幅度爭持不下，導致最低工資被凍結兩年。今次建議將時薪調高2.5元至40元，幅度為6.7%，是勞資雙方博弈後妥協的結果。勞工界人士指出，加幅僅貼近4年通脹，但因為擔心委員會若再一次無法達成共識，可能重蹈凍結的覆轍，故只能「接受住先」。有立法會議員坦言對結果感到失望，指原先爭取目標是45元，結果是未達標。他認為原因與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有關，相關審議機制亦令委員會工作受限制，「目標只是看經濟、市場價，

沒有考慮改善打工仔的生活」。不管怎麼說，時薪有所調升，對基層打工仔多少有幫助，直接受惠者是清潔工和保安員，大約有七萬多人，雖然佔整體打工仔的比例不高，但不能因此低估調整最低工資的意義。事實上，調升最低工資後，會提高打工仔薪酬的議價能力，也能為其他行業的薪酬調整帶來積極作用，理論上，這對所有打工仔都有益。

設立最低工資的初衷，是要緩解香港貧窮問題。最低工資落實多年，由最初的28元提升至將來的40元，看似增幅不少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，對解決貧窮問題作用不大。實施最低工資之前，香港貧困人口約120萬人，即六個港人一個窮。到了去年，有統計顯示香港貧困人口逾165萬之眾，平均4個港人一個窮，足見貧困問題未因最低工資的落實而改善，反有進一步惡化之勢。

最低工資升幅不如綜援金，同樣惹人詬病。現時兩人家庭平均每月綜援金額為9658元，而最低工資以40元計，每月上班26日，每日8小時，月薪為8320元，比綜援金仍少14%。打工不如領綜

援，這如何鼓勵就業？又怎麼不引發爭議呢？

相較其他發達社會的最低工資水平，香港亦顯得落後。香港人均GDP與英國相當，略高於對方，但英國最低工資約100港元，超過香港一倍多。韓國和日本的人均GDP比香港低，但其最低工資都高於香港，約合50多港元。雖然每個地方的經濟狀況不同，稅收和福利亦不一樣，最低工資水平未必能直接比較，但香港的最低工資在發達社會中處於低端，應該是不爭的事實。

香港是自由市場，一方面這裏是千萬富翁雲集之地，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基層人口及在職貧窮現象，摩天大樓林立之下，有20多萬基層棲身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，影響社會和諧，成為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之一。如何讓財富分配更公平，讓社會發展更和諧，讓基層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和使命。行政長官李家超承諾要「同建關愛共融社會」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菫對最低工資「一年一檢」持開放態度，為基層打工仔提升收入帶來希望。

「0+0」短期內不可能

政府根據實際情況，最近不斷優化防疫舉措，逐步推進社會復常。但香港抗疫形勢仍然複雜，近期感染個案又呈上升趨勢，放寬檢疫政策絕不能冒進、急進。因此，政府消息透露，即將出台的施政報告不可能有「0+0」。

自9月26日落實「0+3」政策後，政府就不斷因應具體疫情，調整入境檢疫及限聚措施。例如，從本月6日開始，放寬食肆每枱可坐12人、酒吧每枱可坐6人、宴會上限人數為240人等。

昨日政府再公布，將於下周四起，容許餐廳酒吧等處所可現場表演，惟表演者需做好防疫措施；政府亦打算容許於主題公園戶外飲食，並積極考慮放寬限聚令上限至12人，等等。這些政策調整既保障到公眾安全，也能平衡到經濟發展和日常生活需要，得到各界的支持和肯定。

然而，近期社會上不少人「食住上」，不斷起哄要求立即

實施「0+0」，甚至要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下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中立即予以落實。這種急切希望全面放寬的訴求，可以理解，但眼下並不可行。

行政長官李家超本周二在會見記者時曾指出，實施「0+3」政策後輸入個案增加逾2倍，加上「一老一幼」接種率仍不高，不確定性因素仍在，政府防疫要做到穩紮穩打。消息透露，政府仍然以穩步推進、嚴格防控為大原則，希望不走回頭路，所以不可能無視社會整體利益而貿然快速放寬。因此，行政長官不會在施政報告宣布推出「0+0」政策。

儘管如此，市民也不必悲觀，相信有關部門會密切留意疫情變化，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優化其他日常防疫措施。以目前情況而言，「0+3」的入境檢疫政策，仍然是政府未來一段時間防疫疫情的「主調」。社會各界應齊心協力，支持政府應對疫情

清水河

最低工資倡時薪加至\$40

料明年「五一」生效 勞工界促一年一檢

會同行政會議考慮，如果獲得通過，預計明年五月一日起生效，將是四年來首次調升。勞工界認為，加幅只有百分之六點七與期望有落差，僅僅追回落後，提議機制改為「一年一檢」。商界議員則指現時經濟尚未復甦，憂慮出現「漣漪效應」，牽動加薪潮，老闆百上加斤。有餐飲業界預期，最低工資調升後，有加薪壓力。

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



每小時三十七點五元的法定最低工資有望加薪。據了解，最低工資委員會內的勞資各方達成共識，建議加至四十元，並交由行政長官五月一日起生效，將是四年來首次調升。

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，本港賺取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人數約1.43萬人，佔本地勞動力約0.5%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資料顯示，低薪行業主要來自零售業、餐飲服務業、物業管理、保安及清潔服務業，以及本地速遞服務等，現時的37.5元的最低工資水平，自2019年5月1日起實施，去年12月初，委員會宣布維持每小時37.5元不變，也是相關法例實施後，首次「凍薪」。

政府今年4月，曾經就最低工資展開公眾諮詢，據了解，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達成共識，最低工資有望由37.5元上調至40元，加幅6.7%，下一步交由行政會議拍板，才能確認打工仔下年5月1日，能否上調最低工資。

對最低工資可能上調，外界仍有不同意見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認為，加幅與勞工界有落差，坦言感到失望，「我原本期望，可以稍為大幅度一點調高至46元，因為與二人家庭綜援金相比，一個人工作至少能養活兩個人，才是合理的工資水平。」

勞工界議員：勉強追回通脹

另一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認為「升幅只能說是勉強追回通脹」，由於最低工資「兩年一檢」的安排，變相令最低工資凍結四年，水平明顯嚴重滯後，政府必須盡快將最低工資檢視年期，由現時每兩年一次縮短成「一年一檢」，否則永遠只能陷入「追落後」的困局。

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憂慮，最低工資上調後出現「漣漪效應」，令其他打工仔也都要求加薪，「最低工資的提高，（對業界來說）是落井下石，很多企業、中小微企，不只飲食業，零售、航運交通現時全部都是很辛苦，還要加（最低工資），是罔顧了商界現時的困難。」他認為，僱員薪酬應由市場決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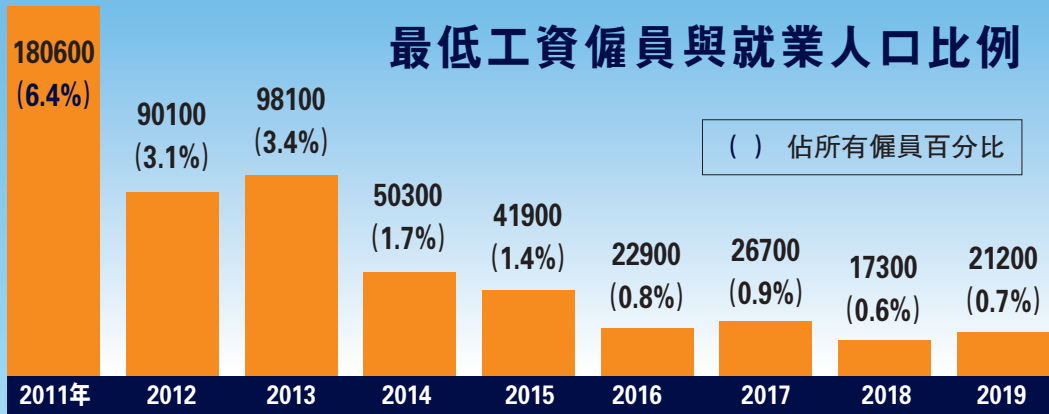
飲食界料掀加薪潮

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緯表示，業界不少從業員的薪酬，已超出最低工資水平，但他認同，調升水平會引發「漣漪效應」，帶動員工薪酬上升，現時通脹和全球物流鏈問題，已增加業界加價壓力，俄烏局勢亦令食材供應緊張，加上今次調整最低工資，估計要加價兩成才可以抵銷部分升幅，「但本港經濟尚未全面復甦，業界暫時會克制，預計新安排明年五月落實，食品價格將有機會加價一成之內。」他又促請政府，爭取加快通關步伐，放寬食肆營業限制。

食環署街道清潔外判商碧瑤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，現時前線員工工資已高於現有最低工資，而且最低工資水平已四年未有調升，認為今次幅度合適，相信有助釋放更多勞動力，對於需求大量人手的環境服務業，可吸納多些前線員工。



▲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共識，建議最低時薪加至40元，如獲通過，基層工種將獲加薪。



資料來源：最低工資委員會2020年報告

各地最低工資 時薪制最普遍



全球各地有不同形式的最低工資，有時薪、日薪、月薪，也有因應年齡層，或按照國內不同地區分級。

各地的最低工資，普遍採用時薪制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等，以美國為例，最低工薪在不同州份，也有不同，約為每小時7.25美元至15美元（折合約57至118港元），部分州甚至採取逐年提升的制度；至於日本，根據不同縣市和產業，訂立不同的時薪，從事煉鋼或機械業等技術程度較高之行業，最低工資的規定金額較高。

內地分「每月」及「小時」制

在中國內地，最低工資標準採取「月最低工資標準」和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」兩種形式。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於全日制就業勞動者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於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。截至今年4月1日，以「月最低工資標準」來看，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達到

2590元，為全國最高；若從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」來看，北京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25.3元，為全國最高。

瑞士日內瓦在2020年九月公投後，引進「全球最高」的最低工資規定，但僅限於日內瓦，最低時薪為23瑞士法郎（約181港元），最低月薪為4000瑞士法郎，即約31520港元，但有當地的慈善機構指出，因當地的物價高昂，4000瑞士法郎僅夠一家四口「勉強餬口」。



▲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，賺取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約1.43萬人，佔本地勞動力約0.5%。

法定最低工資大事記

2011年5月1日	時薪	28元
2013年5月1日	時薪	30元
2015年5月1日	時薪	32.5元
2017年5月1日	時薪	34.5元
2019年5月1日	時薪	37.5元
2021年12月2日	時薪	37.5元 (首次「凍薪」)
2022年10月13日	建議時薪	40元 (加幅約6.7%)

大公報記者整理



不少基層打工仔期望最低工資調升後，可以獲得加工，但有保安替更坦言，現時日薪500元，工作12小時，時薪平均41.6元，已經高於40元，估計就算明年五月調整最低工資後，日薪亦只會增加30元左右，不夠吃一餐飯。有學者指出，坊間對最低工資原意有誤解。

劏房戶蔡先生疫情後做散工餬口，最經常是擔任替更保安員，一般每月工作十多天。他表示，現時行內時薪不論全職或替更，均已高於37.5元，相信若最低工資調升，時薪會有相應調節，但升幅未必達到6.8%；有清潔工人表示，現時負責洗廁所，視乎地區及工作環境，月薪由11000至14000元不等，估計最低工資水平上調後，月薪有機會上升500元。

專家：工資「安全網」

早於2000年初，香港社會各界已要求訂立最低工資，作為對低層勞工的一種生活保障，至2010年立法會三讀通過《最低工資條例》草案，同年11月10日政府確定法定最低工資為時薪28元，2011年5月1日，最低工資正式生效。

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指出，不少人有誤解，以為最低工資的釐訂標準，是考慮打工仔能否將工資用作應付生活所需，但基於本港有社會安全網，最低工資的立法原意，純粹只是不希望工資過低。

麥萃才又指出，最低工資沒有一套計算方程式，而是參考整體經濟狀況，包括勞工市場情況、競爭力以及社會共融等因素，再由勞資雙方協商，每兩年檢討一次。

保安員嘆加薪有限 日子難捱